

文藝理論學習心得

# 俄國諷刺文學古典作家 與蘇聯文學

第三輯之九

新文藝出版社

俄國諷刺文學古典作家  
與蘇聯文學

艾利斯伯格著 高叔眉譯

\*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上海

文藝理論學習小叢  
俄國諷刺文學古典作家  
與蘇聯文學

原著者 艾利斯伯格  
翻譯者 高叔眉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光華印刷廠印刷  
精裝裝訂所裝訂

\*

書號 (496) [I I 82] 本書 18,000 字

一九五三年八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0000 冊

定價 1,2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號

· 第三輯 ·

|                           |         |       |
|---------------------------|---------|-------|
| 一、作家協會工作的若干問題             | 法捷耶夫著   | 一·一〇〇 |
| 二、論文學中的典型與美學理想            | 梅拉赫著    | 一·九〇〇 |
| 三、列寧反對『無產階級文化』的庸俗化藝術觀的鬥爭  | 馬狄青著    | 一·三〇〇 |
| 四、論戲劇衝突                   | 高爾陀賓著   | 一·二〇〇 |
| 五、斯大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是藝術科學的最高成就 | 彼沙列夫斯基著 | 一·四〇〇 |
| 六、關於馬雅可夫斯基創作研究的基本諸問題      | 西蒙諾夫著   | 一·五〇〇 |
| 七、否定的形象和作家的不調和精神          | 留里科夫著   | 一·三〇〇 |
| 八、論文學與人民的血緣關係             | 伊瓦施科著   | 一·三〇〇 |
| 九、俄國古典文學古典作家與蘇聯文學         | 艾利斯伯格著  | 一·三〇〇 |
| 十、短篇小說的寫作                 | 安東諾夫著   | 一·二〇〇 |

列寧和斯大林的天才著作，黨中央關於思想問題的決議，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材料和決議，總結了文學運動的經驗，明確地指出了蘇聯作家走向新勝利的道路。

黨在文學面前提出創造更多能夠滿足蘇聯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的高度精神財富這一任務時，再三指示作家必須利用古典遺產的經驗，繼承俄國藝術的偉大現實主義傳統。深刻而真實地研究和描寫現實、熱愛祖國、為人民的幸福而鬥爭、對剝削階級深惡痛絕、能在當前生活中看到光輝的未來，俄國古典文學所固有的這一切特點，現在都得到了創造性的繼承和發揚。

蘇聯文學在真實地、歷史地具體描寫革命發展中的現實、描繪新舊鬥爭時，必須以正面的形象來表現新型人物的性格，抨擊我國社會中還存在的惡習、缺點和不

健康現象。

在執行這一崇高任務時，蘇聯諷刺文學能起巨大的作用。因為蘇聯諷刺文學充滿了無限的愛，愛蘇維埃制度，也充滿了不可調和的恨，恨所有阻礙我們勝利地向共產主義邁進的事物。

馬林科夫同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指出：『如果認為我們蘇維埃的現實沒有可諷刺的材料，那是不正確的。』

一切舊的、保守的、腐敗的、衰朽的事物，人們意識和日常生活中的資本主義餘毒，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政治上的漠不關心，自高自大和驕傲自滿，以不誠實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工作，不愛護社會主義財產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蘇聯諷刺文學的材料。蘇聯諷刺文學的任務，就是要普遍地嘲笑、抨擊那些官僚主義者、老爺、壓制批評的人、違法亂紀分子、馬虎苟且的人、洩露國家機密的人、造謠撒謊家、偽善者、拍馬屁的人和卑鄙之徒，要引起人們對蘇維埃現實中這些醜惡現象的義憤和蔑視。

諷刺文學是文學的一種形式，它能在勞動者的共產主義教育方面給黨以巨大

的幫助。諷刺文學的黨性，首先表現在：它能否通過典型的形象和特點深刻而無情地抓住並揭露現實中的一切反面現象。諷刺文學只有創造出鮮明而徹底的典型形象時，才能教育人們對一切舊的、虛偽的、落後的事物採取不調和的態度。

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在黨中央關於思想問題的決議中，蘇聯批評家可以找到研究蘇聯諷刺文學的理論基礎，這種理論定能幫助我們的作家創造蘇聯人民所需要的諷刺作品。

列寧和斯大林的指示及中央的決議，一貫指導着蘇聯諷刺文學的發展並規定它的當前任務。

列寧早在一九一八年寫的『論我們報紙的性質』這篇論文指出：『我們很少拿生活領域中的活生生的、具體的事例和形象來教育羣衆，而這却是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報紙的主要任務。我們很少注意工廠內、農村內、部隊內的日常生活方面，而那裏的新建設最多，那裏最需要對壞人壞事加以注意、揭露、引起公衆批評和攻擊，並號召向好人好事學習。』●

列寧指出，必須經常痛斥外國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孟什維克及其他資產階

級走狗的背叛行爲。這一切指示，過去和現在不僅對於報紙工作人員，而且對於一切蘇聯作家都有重大意義。

我們的人民熟悉而且喜愛自己最有才華的詩人瑪雅可夫斯基的優秀的諷刺作品。大家知道，列寧高度地評價過瑪雅可夫斯基嘲笑官僚主義者的一首諷刺詩『開會迷』。列寧號召大胆地揭發我們工作中存在的類似被瑪雅可夫斯基當作詩的材料的那種缺點。

列寧指出：『要冷靜而無畏地正視這些蠢事，這是我們革命者所應當學會的。』

在這次革命中，我們作了這樣多必要的事情，以致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並且全世界都知道了這個勝利，因此我們在任何場合都不應惶恐和急躁。』

列寧和斯大林經常教導蘇聯作家，要真實地描寫交織着各種矛盾的生活。蘇聯作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不是冷淡地、刻板地直觀當前事件的攝影師，而

① 列寧：『論我們報紙的性質』，『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八卷，第八〇頁。

② 列寧：『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內環境』，『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三卷，第一九七頁。

是必須幫助新事物產生並無情地消滅舊事物的戰士。

斯大林同志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九日給 A·別茲敏斯基同志信中的指示，對於瞭解蘇聯諷刺文學的性質有重大的方法論的意義。斯大林同志把別茲敏斯基的諷刺作品『我們生活的日子』和『槍聲』的基本特點規定如下：『這些作品的感染力就在於：尖銳地提出了我們機關的缺點，但同時深信這些缺點能夠改正，不論是「槍聲」或是「我們生活的日子」，其主要的東西就在這裏。它們的基本優點也在這裏。』<sup>①</sup>

因此，蘇聯諷刺文學尖銳地提出我國人民生活和習慣中的某些缺點問題。但是，蘇聯諷刺作家在自己作品中攻擊壞人壞事，揭露落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餘毒，揭發某某缺點時，必須表現出『深信這些缺點能夠改正』。蘇聯諷刺文學的生命的力就表現在這裏。

蘇聯諷刺文學依照黨的指示，提供了對壞人壞事進行公衆批評和抨擊的光輝的榜樣。

瑪雅可夫斯基的反對我們生活習慣中流行的惡習和缺點的諷刺詩和諷刺劇，

是有口皆碑的。這些作品直到現在還很新穎。人們懷着濃厚興趣反覆誦讀它們。瑪雅可夫斯基在『澡塘』這首詩裏，嘲笑了那些阻礙蘇維埃國家向社會主義邁進的落後的和因循保守的人們。在其他作者的一些劇本中，也創造了鮮明的、令人難忘的諷刺典型。例如，И·鮑果金在『我的朋友』中猛烈地抨擊了官僚主義者，諷刺家和拍馬屁的人。И·考涅楚克在『前線』中諷刺地描繪了在偉大衛國戰爭初期顯得落後與無能的那些軍事指揮員。

瑪雅可夫斯基創造了許多諷刺蘇維埃制度的階級敵人的極突出的典型形象。瑪雅可夫斯基和別德內依無情地斥責了蘇聯人民的兇惡敵人——外國帝國主義者。在戰爭時期，А·托爾斯泰、И·愛倫堡、И·列昂諾夫的揭露希特勒主義猙獰面目的論文和雜文，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戰後年代裏，黨又再三地指出，作家的任務就是要創造可以作為範例的、值得學習的正面形象和用以向一切衰朽事物開火的反面形象。日丹諾夫同志一九四

六年在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中說道：『作家必須遵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誠心誠意地和仔細地研究我們的現實，更加深入地瞭解我們發展過程的本質，並且教育人民，從思想上武裝人民。我們必須選擇蘇聯人民的高尚感情和優良品質，在他們面前展示未來，同時向我們人民指明，他們不應該作什麼人，而應該痛斥舊日的殘餘，因為這些殘餘阻礙着蘇聯人民的前進。』

黨中央一九四八年在關於『鱷魚』雜誌的決議中指出，雜誌必須用諷刺的方式來揭露公共財產的盜竊者、貪圖私利的人、官僚主義者，以及自高自大、逢迎諂媚、庸俗鄙陋的表現。

馬林科夫同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黨中央的工作總結報告中，再度強調了蘇聯諷刺文學的意義：『我們需要蘇維埃的果戈理和謝德林，他們的諷刺像火一樣把生活中的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東西，一切阻礙進步的東西都燒毀了。』

黨正在想盡辦法來幫助諷刺文學的發展。例如，在各兄弟共和國出版了許多諷刺雜誌：『胡椒』（Пепер）（烏克蘭），『刺蝟』（Борзая）（白俄羅斯），

『尼恩吉』(Нини) (格魯吉亞)，『基爾皮』(Кирпи) (亞塞爾拜疆)，『姆士突馬』(Мушума) (烏茲別克)，『查揚那』(Чаяна) (韃靼)。

但是，正如馬林科夫同志在總結報告中所指出的，『在我們蘇聯的小說和戲劇方面，正如在電影方面一樣，像諷刺之類的作品到今天仍然是缺乏的。』

誠然，戰後我們還沒有出現過尖銳地批評我們社會裏尚未根除的惡習和缺點的比較出色的諷刺作品。

蘇聯作家近年來創造了不少鮮明的痛加鞭撻的形象，揭露了帝國主義反動派、狂妄地獨霸世界的美國野心家集團及其搖尾乞憐的應聲蟲的罪行。К·西蒙諾夫、М·巴然、Е·馬爾夏克的尖銳的諷刺詩，雅羅斯拉夫·加蘭的雜文，И·愛倫堡以諷刺為主題的小說，都獲得了公衆的讚揚。『鱷魚』雜誌，特別是該雜誌的畫家——庫克雷尼克塞、Ю·岡弗、Б·葉菲莫夫等人，提供了許多以國際問題為題材的寶貴的諷刺材料。當然，國際問題的題材還只是我們諷刺作品活動的重要領域之一。蘇聯作家同時必須創造能夠尖銳而直接地提出關於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私有觀念的餘毒的問題，並幫助黨與這些缺點和惡習作鬥爭的諷刺作品。

當然，近年來也出現了不少唾罵那些有某種餘毒和缺點的壞人和偽善者的作品。但是，姑不論這些作品反面的形象大部分表現得十分無力、很少有令人難忘之感，這些作品就是按其基本方針來說，也還不是諷刺性的。現代文學中缺少諷刺，這迫使我們必須檢查一下產生這種缺憾的原因。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黨中央的工作總結報告中說道：『……由於戰爭的勝利結束及戰後時期巨大的經濟成就，在黨的隊伍裏就發展了一種對黨組織、經濟組織與其他組織中的缺點與錯誤不加批評的態度。』

這種情緒在文學和批評中也得到了反映。許多作家開始以為可以不必重視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餘毒、人們的惡習、工作中的缺點了，所有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節小事。這些作家實際上就是拒絕大胆地真實地反映生活。

有人認為，以國內的事情為題材的諷刺，在蘇聯文學中，一般說來已不起多大的作用。標榜一時的『無衝突論』妨礙了諷刺作品的出現，它斷言在我們生活中保留下來的唯一的衝突形式，祇是好的和更好的之間的衝突而已。事實上，舊的、垂死的東西決不會自動離開歷史舞台，它要拚死反抗和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

典型問題幾乎沒有爲現代的文學理論家們所研究。甚至於『諷刺的典型』這一術語也幾乎完全廢棄了。反面人物被認爲是在我們生活中無論如何不能成爲典型的東西。批評對此也常常諱莫如深。

作家描寫反面人物，大部分是浮光掠影地把他們當作某種非典型的、偶然的、次要又次要的東西，因此這些反面人物常常就只是些令人可笑的東西了。甚至於在劇院劇目中佔相當地位的蘇聯優秀劇作之一——Б·羅馬紹夫的劇本『偉大的力量』中，也沒有明確地指出，像米良金這類崇拜一切外國事物的人們有何等嚴重的危險。這個官僚主義者和科學中一切新事物的敵人，並沒有引起劇本中正面人物對他應有的仇恨。他甚至毫不掩飾自己，好像消除這種人是一樁十分容易的事情。

事實上，文學和藝術要能深刻地描寫新舊鬥爭，就只有不僅把新事物，而且也把舊事物用突出的典型形象呈現在讀者面前。否則，舊事物就會成爲某種偶然的、不值得重視的東西了。在這種情況下，作家也就不能深刻地揭示正面主人公的典型。不能正確地表現出這些主人公與舊事物進行堅決而勇敢的鬥爭的意義，不能表明根絕生活中的一切腐朽和垂死的事物的重要和必要。不用典型形象來刻劃新

舊鬥爭，就會失去戲劇性和緊張性，因而變得灰暗和平庸乏味，不能激動讀者。

我們諷刺作家工作中的嚴重缺點，自然首先影響了『鱷魚』雜誌的活動。這裏，對於在蘇聯社會中所常遇到的某種惡習和不良現象的批評，直到不久以前，還進行得軟弱無力、缺乏熱潮、不痛不癢。雜誌上沒有給予斥責性的諷刺性的嘲笑以必要的篇幅。

蘇聯作家協會很少研究諷刺文學的發展問題。對於培養和教育諷刺作家幹部，沒有做什麼工作。青年作家對諷刺文學不感興趣。流行一種錯誤觀念：似乎諷刺文學是文學中的一種獨特的形式，只有這一體裁的少數『專家』才有責任去研究它。某些同志直到現在還喜歡把諷刺當成純粹『主管機關的』工作，就是說，這項工作是『鱷魚』和作家協會的諷刺和幽默組的事，除此而外，實質上是與誰也無關的。也許因為這個緣故，擁有大部分作家的散文組、詩歌組和戲劇組，就認為自己不必討論諷刺文學的發展問題，最多也不過是在審閱某一小說和劇本時，順便地、偶爾地提一提就行了。應當記住別林斯基的話：『諷刺總是與文學的其他形式携手並進的。』●

在大型雜誌中，很少出現諷刺隨筆、故事、小品文。諷刺作品在我們雜誌的圖書評介欄中沒有得到重視。『鱷魚叢書』彙集照例得不到評介。藝術事務委員會及其機關，沒有採取什麼辦法來促進諷刺劇的發展。

我們的批評家和文學理論家，對全體人民、對蘇聯作家和藝術家負有重大的責任。他們直到現在還沒有闡釋古典諷刺文學傳統，特別是革命民主主義的諷刺文學傳統對於蘇聯諷刺文學發展的意義。甚至近幾年出版的評論果戈理作品的著作，也幾乎沒有涉及諷刺文學特別是蘇聯諷刺文學的一般問題。

事實上，只有果戈理和謝德林的傳統，才能有效地幫助我們蘇聯諷刺文學的發展。

正如別林斯基所說的：『……從康特米爾<sup>①</sup>以來，諷刺的傾向已成爲整個俄羅

①『別林斯基三卷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七四五頁。

②康特米爾（A. H. Кантемир，一七〇九——一七四四）俄國第一個諷刺詩人。

斯文學的一股激流……。』●別林斯基把俄國諷刺文學的徹底性和辛辣性看作是俄國人民的威力、俄國先進思想的反映。俄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充滿力量和生氣的人民』。這樣的人民，『認識到自己的缺點時，不是悲觀失望和懷疑自己的力量，而是使他獲得新的力量，鼓舞他去進行新的活動。』●

人民、農民、俄國普通的人的命運，他們精神生活的發展，曾是過去俄國文學注意的中心。俄國文學表現了人民的渴望、要求和意志，表現了人民羣衆對地主資產階級制度的反抗。俄羅斯批判的現實主義用自己對於現實的真實描寫反對了舊的、腐朽的社會制度。在這一鬥爭中，諷刺文學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俄羅斯諷刺作品是與俄國的先進思想，與革命運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列寧在一九〇一年寫道：『現在，凡是痛心疾首於野蠻行爲和暴力壓迫的正直的人的視線，都集中在人民中新的強大運動上，這個運動積聚了力量，要把一切野蠻行爲從俄羅斯大地上一掃而光，並實現人類美好的理想。』●在準備這個運動時，在從思想上準備俄國革命時，十九世紀俄國的古典諷刺文學起了巨大作用。

諷刺文學，特別是以謝德林爲代表的諷刺文學，充分地提出了俄羅斯生活中的